

書市行情

江 翎
洪 宜 勇



北部

受到聖誕卡、賀年卡應市的影響，十二月份的書市呈現明顯大幅度挫落的局面。

大部份書店的中央位置，都被卡片、聖誕飾物所取代，兩側位置容書有限，其中新書所作比例更少，這種情況在校園書市很顯着；和平東路師大一帶、羅斯福路臺大附近，書店中人頭鑽動，交投熱絡，但都是以卡片為主。

在整場交投大勢跌幅深重之際，少數書籍因強勁買力支撐，逆勢攀昇情況尤為突出。

「日本第一」上市以來，一路挺升，這本由伏格爾著作的書，描述日本人與日本的制度，藉以尋求何以日本在戰後能創造出經濟奇蹟的原因。本書現有兩種版本，分別為長河出版社、金陵圖書公司，長河出版社印行較早，據和平東路「學海」書局的負責人表示，初版已售罄，羅斯福路、重慶南路一個月來各有四、五十本的銷數。

「房地產縱橫談」（何文振著，德馨室印行），表現堅俏，在幾家大書報攤分別賣出一百餘本，書店中有五十餘本的成交量。

「四季」出版的一套新書「黨外人士何去何從」——包斯文編著、「少數人的民主」——楊祖珥譯、「帝國主義與臺灣獨立運動」——南方朔著、「憤怒之愛」——南方朔著、「臺灣政治發燒

「——黃年著，上市不到二週，成績可觀，需求暢旺，臺大對面的香草山書局成交量分別爲十到廿多本，其中「憤怒之愛」寫六十年代美國學生運動，銷路最好，而「臺灣政治發瘋」最爲遜色，但到了重慶南路，兩書銷售情況剛好相反。

政論性雜誌，「自由鐘」出刊五期以來，第一次名列榜首，本期訪問了兩位選舉後的熱門人物——周清玉、許榮淑。

前些時日喧騰報刊的「資訊週」，炒熱了「資訊與電腦」，這本雜誌發行五期，直到近二期才脫穎而出，本期銷量各爲四、五十本。

有行無市，是「旋風」一書的寫照，甫過逝的老作家姜貴所著，這本書很多人問，但是找不到書，在書市中，這是比較特殊的案例。

繼兒童漫畫之後，文藝小說開始大走翻譯路線，好時年、長橋、遠景、皇冠……先後推出名家名著、當代名著精選等，有時一書有數種版本出現；如「幕府將軍」這本暢銷書，就有三種版本：福祿壽興業公司、好時年出版社、雅鳴圖書社。

大地出版的「女性三部曲」，（沈櫻譯），收錄了屠格涅夫、穆特福開、赫斯登筆下的三個女性悲劇故事，是翻譯小說中較突出者。

今日世界印行的三本新書「出殯現形記」——福克納著、夜未央——費滋傑羅著、瑪拉末小說選、雨王亨德森——貝羅著，在書林書店有很好的銷路。

一些「小」書在一片淡風中顯得氣勢驚人，像「弦」第九輯（一品出版），是校園歌本中佼佼者，在師大書苑賣出了一百多本。「活出基督」（巨流出版）凱培斯著、黃天健譯，在教人如何將信仰以身體力行，作者並非信徒，但在校園書房却吸引了許多信徒。

應景的農民曆是本月份書報攤的一大特色，在十多種版本中，以「民曆命運通鑑」、「鐵算子

民曆」最受歡迎，分別銷出一百多本。

語文參考書籍仍然是書市場較為活躍的；胡潤生、吳美莉編著的標準中英日文自傳、自薦函、推薦函、面試問答、履歷表、應徵函、證明書、電話問答範本；師大書苑的「實用英美辭源」；徐氏基金會的「分析英文法」；陸震來主編的「現代英文講座」第二輯；書林的「英美文學名著研讀指導」；「最新法文文法」（光啓社出版）顧保鵠編著；一月出入在五、六十本左右。

思想性書籍，新書很少，行情呈膠著盤旋，比較可以稱道的是「知識份子與中國」——徐復觀著（時報出版）；「原論」——郭譽孚著；「哲學史講演錄」——黑格爾著、賀自昭譯（大易出版）；「寂寞的獅子」——綜論胡適的感性生活——何索著（香草山出版）；「王光祈的一生與少年中國學會」——郭正昭、林瑞明著（百傑出版）。

書市普遍疲軟、交易量大幅萎縮，本月份大致還是老書的天下，實用性書籍像國家出版社的一套家庭百科叢書，是幾家書店的常銷書；藝術圖書公司的「攝影街」、「彩色攝影入門」、「彩色攝影」；衆文出版的「攝影表現技巧」；巨人出版的「經穴按摩健身法」、「還我視力一·二」；實用食譜（中視月刊）；圖案畫法合訂本（藝術）；水彩特殊畫法（藝術）；出版都已頗有時日，銷量還能保持十到廿本之間。新書中，「事業成功的準則」——中華企業管理發展中心印行、林炳榮譯，「中國古將」（金陵出版）林炎成著較為暢銷。

殘障者以自身艱苦奮鬥、力爭上游的經歷現身說法，從「汪洋中的一條船」到「杏林小記」、「生之歌」多能打動讀者，蔚為風潮；九歌出版的「閃亮的生命」蔡文甫主編訪問了十多位殘障者，並介紹其個人代表作，在同類文藝書籍當中，頗稱堅穩。

戴笠，這位傳奇色彩濃厚的民初風雲諜報人員，時至今日，還是有著非凡的魅力，儘管討論、懷念、敘述他的書籍不在少數，但是中外最近印行的「戴笠的一生」——費雲文著，還是吸引了不

少讀者。女權運動在臺灣的情況如何？從「完美的女人」（平凡出版）——摩根女士原著——一月三、四十本的銷路來看，許多女性還是比較關心如何做好妻子。

本月份出版商、書店、讀者大多將注意力集中於迎春賀卡，致使整個書市大勢低迷，欲振乏力，這種情況到年底以前將不會有太大的改變。

南部

說來可笑，距上回逛書局已近匝月，書局裏居然沒有多少「新書」的訊息。原因或許有二：①臺北出版社的新書經郵寄、貨運寄下，要費點兒工夫。②耶誕節在即，卡片（包括耶誕賀卡、書卡等）銷路較佳，新書縱使寄到，也只好先擺一邊涼快去。

本市看政論性書籍的人口甚少，近日「四季」出了黃年的「臺灣政治發燒」、包斯文的「黨外人士何去何從」等書，臺北方面想來當有銷路。在高雄，可沒什麼人看啦。

高雄市的學生，大多尚止于「欣賞文藝」的象牙塔時代。入世的社會人則只看金庸的武俠、倪匡的科幻，最多加上幾本實用的商業方面書籍。雖說新成立的「中山大學」學生素質極高，可惜人數太少似乎尚未能發揮「質變影響量變」的功能。

可是，和一般書籍不受重視恰成強烈對比的是：在高雄，英文、日文的教材（書本及錄音帶）銷路却甚好。臺北此類公司紛紛南下成立分社，兜售此類產品，想來一定有利可圖才是。

上期的「書評書目」，江翎君提及李敖的書好賣。事實上，在高雄，自從李敖和蕭孟能打官司，和胡茵夢鬧婚變之后，報紙雖猛烈幫他打知名度，但是李敖所有的書却已到了「跌停板」的階段。至今，尚未有起色。與之相較，柏楊的書便要幸運一些，一直是「常銷書」，聲勢不墜。

近日有些搞文化的手法，以「企業化」的手法，從事文化事業的開拓。（如一本新雜誌「新都市」便是如此。）站在「純文化人」的立場，對於「文化商業化」難免有著幾分傷感，但是總比有商業、沒有文化要好一些。